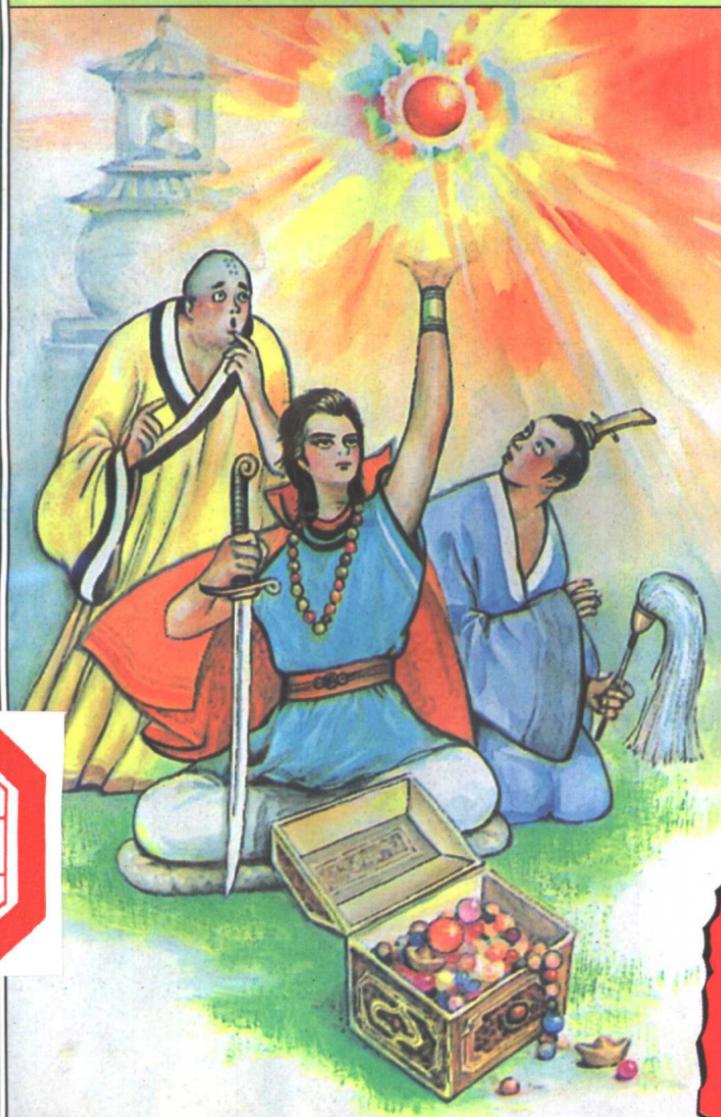


台湾快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-51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好运小吉神

李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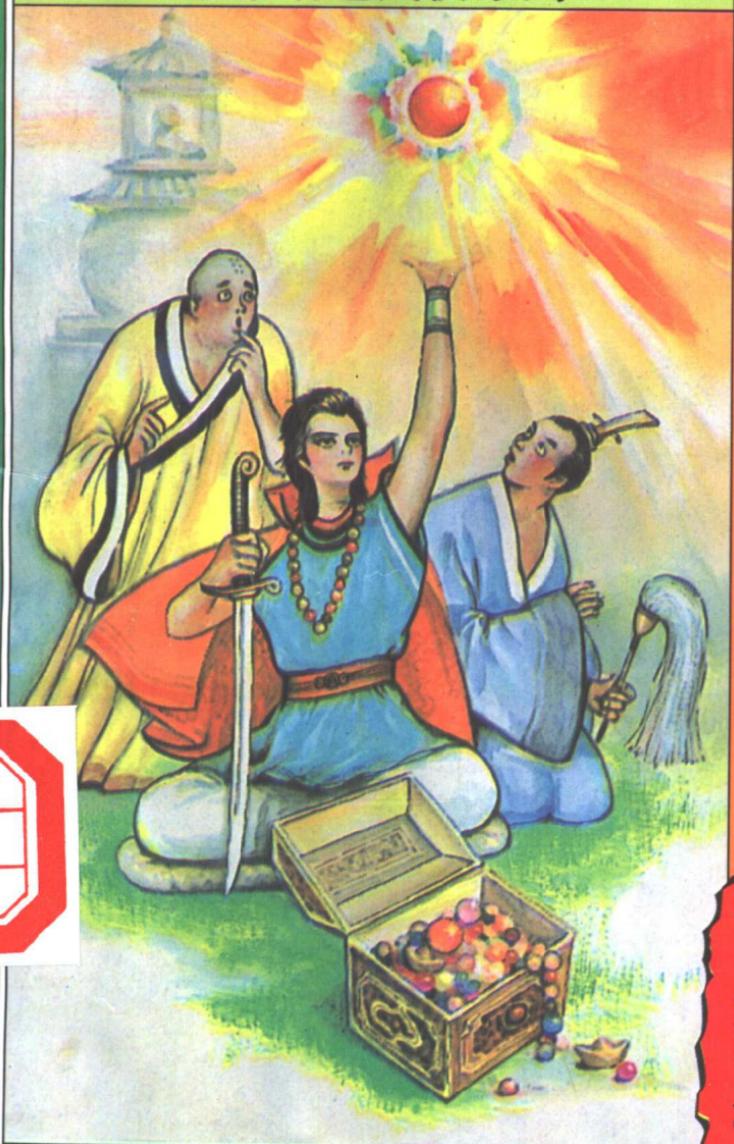
〔台湾〕李凉

续集

上

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-51
80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好运小吉神

李凉

〔台湾〕李凉

续集

下

台湾皇佳出版社授权

侵权必究

■ 总策划：金东辉
■ 版本顾问：赵震中
■ 责任编辑：赵东寅
■ 封面设计：郭羽丰



图字：07-1996-068 ISBN 7-80599-688-1/I·222 定价(正续四册)：39.90元

李涼諧趣系列⑩ / 延邊人民出版社

好运小吉神

续集

(上)

好运小吉神

集
续
下

李凉谐趣系列⑩ / 延边人民出版社

内容提要(续)

双鹰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鹰神银海下落不明。
双鹰盟中的另一只神鹰——战神银河重出江湖。

银河一路北上，顺着唯一的线索，在三天之内连挑霸英堂七处分舵，终于在小金山的快乐营中，见到了大哥银海及包光光等六位救命小强盗。

兄弟重逢，为了答谢包光光等人，银河为其六人在江边开了家多宝酒馆。为了招揽生意，银河江心吹笛，郭二手妙手做羹汤，一味七蒸鲈鱼妙绝天下。引得聚宝行当家的柳大先生馋涎欲滴，坐品佳肴，一时间，多宝楼人满为患。

为了十万两黄金，包光光和大嘴巴抱着翡翠金刚沿街叫卖，偏偏暗号十分怪异：“你那个是假的”引起误会重重，两人脸上各被佳人赏了小费“五百”，一时传为街头笑谈。

银河为查三江门血案，被诱入水牢之中。包光光和大嘴巴闯入秘密相救，却被血案凶手段平用银箭射中臂部并留下无穷后患。（而后银海带着包光光远走天山为大哥寻解药。却不料银海刚被救醒，即将包光光当成了自己的儿子，打的他屁股啪啪作响，引发毒创，令其嚎叫不止。）

银河为了振灾，派包光光和大嘴巴将二十万两黄

金送至聚宝楼，可叹两个小强盗不堪钱鼠老八的引诱，一夜之间，挥霍去了十数万两黄金。

向展天下帖欲娶三江门门主两个妹妹——江西和江雨。包光光和大嘴巴为了将功赎罪，女扮男装嫁入霸英堂，将向展天迷的神魂颠倒，套出了幕后主谋的真面目。并利用“美色”将后台焦平诱入石楼后杀死。

金沙河畔，银河与向音茹在六个小强盗吵闹声中渡过了一个快乐无比的花烛夜。



李凉 本名詹大光。由台湾电影界编导而改写武侠，以处女作《奇神杨小邪》轰动台湾。其文笔清新、诙谐，妙趣横生，一反血腥江湖古板老套，独开谐谑武侠一派。又因本人风流倜傥，相貌酷似刘德华，被青年目为偶像，其作品销量竟凌驾古龙等名家之上。

李凉
谐趣精品

- 风流小阿霸
- 笑笑江湖
- 公孙小刀
- 我是龙头
- 胖帅洪金宝
- 欢乐奇侠
- 小邪神
- 奇神杨小邪
- 杨小邪发威
- 好运小吉神
- 赌国小煞星
- 会醉才会贏
- 超级邪侠
- 新蜀山剑侠后传
- 小鬼大贏家

ISBN 7-80599-687-3



9 787805 996875 >

www.orient.com

目 录

第一章 战 神	(1)
第二章 爱情花	(32)
第三章 又见小强盗	(63)
第四章 妙手名厨	(94)
第五章 玉金刚	(127)
第六章 王千尊	(150)
第七章 菩提绝学	(158)
第八章 银箭杀手	(188)
第九章 十万两黄金	(220)
第十章 调 情	(247)

第十一章	陷 阱	(284)
第十二章	千年人面蜘蛛	(315)
第十三章	金沙河	(346)
第十四章	大还丹	(378)
第十五章	情深意浓两不离	(409)
第十六章	出嫁的男人	(441)
第十七章	情 缘	(471)

第一章 战神

晴空万里，苍穹见蓝，忽而传来几声悲切鸟鸣，渐渐逝于祁连山方向，留滞着尾音，缠绕着空灵天地间。

那草原尽头高岗处，正坐着一位满脸腮胡壮汉，他静静坐着；两眼祥和而漫不经心瞧往更远处投于苍穹的高峰，偶尔也瞧瞧山岗下离他不远的马群。那些马大约二十来匹，只只健壮，似是野生，又似那人所养。马儿自在吃草，看不出一丝被羁束，然而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往山岗那人瞥瞥眼、仰仰头，流露出一股无以形容之默契与情感。

那人本是悠闲，然而猝然间心头一凛，那目光已凝聚成两道寒芒，闪电般往左后方天空瞧去。天空虽仍是一片蓝，他却已直立而起，双手捏得很紧。

淡淡鸟鸣声已传来，竟是如此熟悉而扣人心弦。

“鹰儿？！……”

那人声音已显低沉而惊心，高挑身躯挺立许多，青旧衣衫无风自动，宛若一尊百战天神。

鹰儿终于在天际出现，见着那人，它似也惊喜，叫声更切，一个旋飞老远地已追向那人；恨不得赶快飞抵他手中，以诉旧情。

“鹰儿？！”

那人看清飞来的真是鹰儿，哪还敢等待，凌空一个飞掠，暴蹿十余丈高，那手轻功恐怕天下少有，只轻轻一弹飞，电光石火般已搅向空中黑鹰，来不及飞落地面已惊叫：“鹰儿，你受伤了？”鹰儿抿抿嘴角，想说什么，却又似乎太过劳累而难以出声。但不用它说，那人早已瞧见它左翅肩头插着一支银亮短弩，整只翅膀已僵硬，显

然受伤已久，若非它强忍飞行，早就该栽掉地面，一命呜呼。

那人又惊又急，赶忙将银弩折断并抽出，鹰儿虽露呻吟状，却也傲然不发出一丝呻吟。

银弩抽出，那人才飘落地面，他很快又拿出药物，敷往鹰儿伤口，然而他又发现从伤口流出的鲜血含毒，显然有毒。“那银弩有毒？”

他正想用其他方法治疗。鹰儿忽尔急切尖叫，振翅欲飞。

那人一愣：“鹰儿你不让我救？！”

鹰儿趁他一愣之际，飞脱他手中，高空盘旋尖叫。

那人嘴角已抽动，他明白鹰儿意思，喃喃念着：“大哥有难，否则他不会把鹰儿放回来……”

鹰儿听他已能会意，音调已变，又催促那人赶快前去救人。

那人当机立断：“鹰儿，北方十五里，在我住处有药，你记得去敷！”

鹰儿传来一阵满足叫声，仍忘不了催促。

那人心知耽搁不得，仰天长啸，声震千山百岳，劈雷般撼动天地。

啸声刚起，那群马只只又如通了电般，人立而起，狂嘶大喝，拔蹄就奔，轰隆隆直往山岗下一条泥路奔来。

那人向鹰儿招招手：“鹰儿保重！”整个人飞身而起，直往崖落去，扑向马群。

一阵乱蹄，尘埃中，总是一匹黑马跑得最是快速，而那人也正是跨上这四千里马，顺着日落方向直奔而去，其余马群在后头追追不懈，扬起尘烟绵延数十里。终于愈追愈远而失去黑马踪迹，马群也只好调头，躲向它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。

鹰儿高飞良久，直到那人去得无踪，它才轻鸣几声，摇摇晃晃飞往北方，去寻找那人住处，以能衔药治伤。

一道尘烟，直往关内奔去，马儿不停蹄，马上人更是不能心安，速度对他俩似乎永远不够。

双鹰盟乃是位于长江流域，荆楚附近的一个小帮派。全帮上下只有二十来人，只守着多宝湾这个小渡口，做些转渡生意以糊口。谈不上什么富庶，只能算得上小康，加上帮主银海淡薄名利，江湖名气也不大，自然也引不起江湖注意，是以十数年来倒也能过得平安无事。

然而，十数年后的今天，却有人动上了双鹰盟。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换下双鹰盟旗帜，挂上了五爪的蟠龙图。分明是把双鹰盟吃定了——事实上双鹰盟被人短短一天之内并吞，在江湖上也。没引起多大震撼，就如大象踩死一只小蚂蚁，谁又会去特别注意？

然而，有一个人却是例外——

他正是从大漠赶回来，银海帮主的认养兄弟——银河。

没人知道双鹰盟，为何叫“双鹰盟”？更没人知道双鹰盟除了鹰神银海之外，还有这么一位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。

战神银河，在大漠早已风闻千百里。一夜之间斩杀漠北七鬼，杀得七鬼刀刃尽断，还死在自己兵刃下——似乎是自杀。大狂谷搏战号称大漠第一高手的魔眼三邪钟白邪。钟白邪能邪人心，邪人跟，邪人毗，和他过招不知怎么总会被他邪去心智而遭杀害，横行江湖七十余载，从未逢敌手，连中原武林都对他头痛万分，谁知道却莫名其妙地被宰了。可想而知，天下武林对于宰掉钟白邪的高手是如何地好奇和敬畏，甚至传言大概是神仙吧。其他诸如大破幽灵帮，血战天堂谷，力救登羊城，哪一段不是让人津津乐道？是以关外武林同道才赐他这个外号，真正知道他的人，他的名的却少之又少。

谁又知道双鹰盟除了一只鹰神，还有另一只猛鹰——战神？

银河骑着黑骠马，连赶三天三夜直奔荆山多宝湾，及至熟悉的古老庄院，心情激动万分，原来庄前旗帜已换，显然他已来晚一步。

他咬紧牙关；闷声不响。抽出一把像弯月却较直些的短刀，双腿猛夹马腹，马儿长嘶，宛若天雷，轰向庄院。人马一体直往门扉撞去。

门前守卫似已察觉有人撞来，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只见眼前

一花，早已被马儿踩死蹄下，连唉叫声都来不及叫，实是死得不明不白。

银河冲过守卫，策马又踢木门，砰然一响，木屑纷飞，人马已闯入内院。眼看十数人慌慌张张围过来。银河连看也未看一眼，短刀挥出。有若天空一轮明月旋转，银光过处，锵锵然又刷刷然。只见得断刀碎剑挟着血肉乱飞，喷红了天空。黑骠马已飞跨过去，十数人一招不到已身首异处，命丧黄泉。

银河冲向前院，忽见院厅内有人闪动，立即喝声暴起，飞蹿高空，正好接下方才旋飞出去的短刀。一个倒贯，流星陨石般倒冲屋项，轰吼一响，瓦碎屋裂，他已贯入内厅，短刀一横，架向一名四旬中年人脖子。那中年汉子哪敢再动，吓得一脸苍白，早已不知魂魄飞向何方。

银河冷沉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那人好不容易挤出声音：“在下柳三……”“何帮何派？”

“霸英堂，第四分堂香主……”

银河目光一缩：“霸英堂？！”有点不信，尤其是外面旗帜，虽然霸英堂也是以蟠龙为图，却是青色，也未长翅膀，更非加上了金色鳞爪。

柳三见他似有惊意，又想及霸英堂雄跨北六省，气势早已凌驾天下各派，宛若武林之尊，任何人也未敢与其匹敌，自己又有何可惧？想及此，胆子不由大了许多。

他瞄向银河，见他满脸腮胡，虽然眼睛炯炯威凌逼人，却也只不过二十来岁上下，任他多能混，武功练得再好，就算打从娘胎开始练，又怎能比得上自己堂主高？又怎敢和本堂作对？已然轻视对方。

他冷傲不屑道：“你是何人，胆敢和霸英堂作对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银河似乎不愿把问题花在此人是否隶属霸英堂——既然结上梁子，任谁也得拚一拚。

“说，双鹰盟主人在何处？”

银河声音冷漠，柳三却不甩他，冷笑：“他在哪里，你管……”

“不着”两字尚未出口，银河已划下短刀；切得他脖子血光暴闪，最少切出七寸长伤口。柳三掉了魂般尖叫，本已发白的脸，现在变得铁青，没想到对方完全不买霸英堂的帐，这刀是白挨了，老命要紧，哪还曳得起来？

银河再逼问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银河短刀又扬，柳三吓得尖叫，滚退墙角，差点吓出眼泪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接到命令前来驻守此地，昨夜才来，到此还不到一天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”

银河目光犀利刺着他。柳三急忙又道：“也许他在分堂，也许在总堂……大概差不到哪儿去，您可以到分堂去找……”

“分堂在何处？”

“襄阳城西……”

银河心知他乃不喽罗，知道事情有限，问不出什么名堂。还好总算有了对手。只要大哥真的在他们手中，自能要得回来。

他冷道：“传话你家当家的，如若鹰神全家有损一根汗毛，休怪我血洗霸英堂！”

话方说完，头也不回，步向厅门，招呼黑骠马；直放襄阳，准备再救兄长。

柳三见他走远，惊魂甫定：“世上怎会有这种凶神恶煞！”感受着银河霸气，动也未敢动，直到伤口刺痛钻心，他才打了个冷颤：“我得赶快回报，免得……”

想及银河一招不到就把自己十几名手下杀个精光，要是晚了一步；他杀向襄阳分坛，那还得了？愈想愈是寒心，顾不得仔细裹伤，夺门而出，想把消息传出去。

然而他传得再快，也没银河那匹黑骠马跑得快速。

短短三天不到，银河已势如破竹，挑了霸英堂七处分堂，仍然找不到银海踪迹。银河如此挑法。无非是想逼得霸英堂上下知难而退，至少可以先保住大哥性命——可以用来当人质以威胁自己，

只要大哥性命安在，一切都仍有希望。

银河一路北上挑向洛阳分堂，此时出现在分堂的不是分堂主黑面如来洪玄，而是一位二十上下，英气逼人，脸上挂着一份高傲的白衣书生，他正是霸英堂少堂主向展天。他负手而立，正等着银河到来；那份悠闲，哪能看得出他是在迎战高手？直如猫捉老鼠似的，总流露几分不屑和自信。

银河也已到来。洛阳城，车水马龙，不易飙马，在城外，他已将马儿放开。奔驰多天，也该让它好好休息。

方走近霸英堂分堂，银河见门扉并未关闭，遂大步行前。向展天发现有人前来，心中一凛，虽不觉害怕，但对这位连挑七处分堂的高手，他倒是有心会他一会。

银河跨进门，向展天高傲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就是连挑霸英堂七处分堂的野莽夫？”

银河一身青布衣本已旧粗，再加上几天奔波，倒和野人无异。不过那股冷森霸气可未减半分。面对向展天那副高傲，他根本没感觉，冷漠道：“交出鹰神银海，否则这就是第八处。”

向展天冷笑，眼睛本就不大，现在又笑眯成一线；倒也露出几许奸狡相。“你已挑了本堂七处分堂，本堂还未找你要回公道，你反而恶人先告状，咬起我们来了？”

银河似已不想多费口舌，一个挺步，就想拆了此处。

向展天没想到此人如此冷漠，连话也不肯多说，眼看他即将逼近，自己只好迎了过去，冷笑：“凭你也敢跟霸英堂作对？”

扇子不知从何处抽出，直往银河面门点去，他也想一招分胜负，才能显出功力不俗。用的正是家学秘功霸天玄功，风随扇走，尽其威猛地攻向银河。

银河面无表情。眼见来者功力不弱，招势巧妙，一眼已看出此功来历，似也知此招弱点。只见得扇尖离自己不及半尺之际，他才出手往扇尖挡去，他如此应招。看在向展天破中无异是自寻死路，就如肉掌挡向尖刀，哪有不被刺穿的道理？事实上向展天也正想以扇中暗藏尖刀刺向银河肉掌。